

滙周刊

Sunday

團圓喜迎新春
賀年佳餚
喜迎新春



情人節多一點幸福
少一點勞碌
世界觀 觀世界



在人來人往、嘈雜繁忙的元朗大橋街市中，香港傳統紮作師冒卓祺，在一張簡易枱和木圓凳組成的小角落工位上，專心製作紮作品的初步框架。他的一雙巧手徐徐地將已經削至合適厚度的竹篾互搭成架，再用幾條細紙條將竹架「關節處」固定，一個紮作品的初步竹框架便陸續成雛形。十年磨一劍，54歲的冒卓祺三十載始終如一地磨練紙紮這把劍。命運從一開始已選中他成為這門手藝的傳承人，出生於上水古洞村的他，自小非常喜歡傳統節慶及活動，並曾在武館習練舞獅及功夫，因而與紮作技藝結緣，後來為生計投身收入穩定的導遊業，但內心深處仍放不下紙紮，25歲那年他不顧家人的反對深耕紮作業，他說：「從來未想過放棄，即使冇飯食或生意差的時候，亦憑着阿Q精神慢慢挺過去，以後我都會繼續做，直至『郁唔到』為止。」

匠心「紙」為佳作 巧手「紮」根香江

少年習武與紮作結緣

紮作技藝於2017年被列入首批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然而不少港人的刻板印象仍是一紮作品就是白事所用的紙紮公仔及中秋節的燈籠，但在冒卓祺手筆下紮作千變萬化，他滔滔不絕地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每年不同時節，紮作品都是不同節慶典的主角，與神誕活動緊扣，例如農曆新年需要製作花炮、龍、獅、麒麟，一些圍村需要「天燈」進行祠堂相關的開燈儀式，清明節及重陽節要做一些用於祭祖的紮作祭品，農曆七月盂蘭勝會需要的巨型神像等紮作品，中秋節就做一些手紮燈籠，年底又要準備太平清醮，或五年、十年一次的大型法事活動需要的紮作品。

冒卓祺在上水古洞村出生和長大，他自豪地介紹古洞村每年都會舉辦很多傳統節慶活動，例如每年農曆二月初二慶祝土地誕、二月十

九會慶祝觀音寶誕，蕉徑、坑頭、蓮塘尾等幾條村落舉行慶祝觀音誕的活動。「古洞村有兩座觀音廟，因此慶祝觀音誕的活動很隆重，會搭棚做大戲、舞麒麟以及辦花炮會。」

自小冒卓祺便日復一日在不同的傳統中式節慶輪流上演的環境下成長，滋養他對中華文化的根底，「我非常喜歡這些傳統活動，每次過完年最期待慶祝觀音誕的活動，非常熱鬧，又可以睇戲。」中學期間，萌生興趣的冒卓祺到武館學習舞獅及功夫，意外地與紮作手藝結緣，「那時要買材料修補獅子頭，就接觸及喜欢上傳統紮作手藝。」自此不能自拔投身這門技藝之中。

「偷師」討教獲「過幾手」

冒卓祺娓娓道來當時與師兄弟向紙紮店師傅討教修補獅子頭的經過，「我們請教如何修補獅子頭，但幾個師傅都不肯教。」最後他唯有「偷



冒卓祺當年不顧家人反對深耕紮作業，他說：「從來未想過放棄，即使冇飯食或生意差的時候，亦憑着阿Q精神慢慢挺過去，以後我都會繼續做，直至『郁唔到』為止。」

師」，觀摩紮作界名店、中環「金玉樓」老師傅關多的製作，「只要放假就到關多師傅那裏坐着看他做紮作。」雖說是「偷師」，但實際上關多師傅是「明教」，「我邊看邊上手學，師傅見到我有誠意學習，有時紮得不好，就會指導幾招。」

在半偷師、半指教的情況下，冒卓祺紮作技藝不斷昇華，但18歲完成學業後，基於生計的考慮，他一度投身導遊等工作，閒餘時間仍然與關多師傅學藝，直至25歲那年早已視紮作為第二生命的冒卓祺，毅然放棄導遊工作，正式自立門戶開辦紙紮店「祺麟店」。

曾轉行仍難捨「摯愛」

開業初期還沒有打出名堂，生意慘淡，甚至連交租也成問題，冒卓祺要兼職帶團補貼家用，「那時家人對於我放棄穩定工作，而要嘗試前途不明的全職紮作工作感到不理解，亦曾提出反對。」但深愛紮作及堅決要追求自己理想的冒卓祺從來沒有想過放棄，咬牙繼續堅持下去，依靠的是信念和性格，「當時我20多歲就想試試，就算失敗到30歲還有時間重來，年輕不怕試，不試過不知道好不好、行不行，行就繼續做，不行就轉行，年輕有青春資本，總比年紀大了後悔年輕時沒

試過好，試過就沒什麼好埋怨的。」

現時54歲的冒卓祺在業界打亮名聲，除了在民間接受各方面的紮作品訂單，亦曾收到特區政府的邀請製作相關紮作品，包括在元宵節、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行的春節燈展製作花燈等。

在漫漫傳承路上，冒卓祺亦嘗試將傳統紮作工藝與商業結合，更嘗試創新，例如接受一間國際機構的邀請，為已經絕種的雄性非洲北白犀牛，用幾何圖案的紙紮成一隻約2.5米長的紮作犀牛用作展覽，以呼籲大家不要濫殺犀牛，提高動物保育意識。

非遺傳承「紮」無旁貸

隨着時代變遷及城市發展，香港各區慶祝神誕及傳統節慶的規模逐漸縮小，市民對傳統紮作品的需求亦隨之遞減，本地紮作行業不斷萎縮。冒卓祺指出，香港人思想西化，只有部分人願意購買及使用傳統手藝製品，再加上手藝人難以單靠經營紮作餬口，新一代年輕人更不願意入行，令自2017年列入首批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紮作技藝瀕臨失傳，實在可惜。冒卓祺希望香港特區政府從教育層面，向新一代宣揚傳統活動、傳統技藝等文化，以培養年輕人的興趣及民族意識。

見證行業由盛轉衰

香港紮作行業最鼎盛的黃金時期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冒卓祺曾在老師傅口中得悉那時的盛況，例如香港一間有名的紙紮舖「金玉樓」，兩層樓都是做紙紮的工場，當時「金玉樓」聘用大批師傅，包括做紮作、繪畫、做燈籠等，聚餐時都要坐滿兩桌枱。

冒卓祺指出那個年代有不少美國華僑回港採購紮龍、紮獅等物品到當地唐人街販賣，英、澳等地都有

商人來港訂貨，很多著名紮作店包括「寶華紮作」和「金玉樓」，當時出口很多這類產品，直到1972年當時的美國總統訪華，打開了中國商品直接進入美國的渠道，內地佛山、廣州一帶的紮作產品可以直接出口，內地人工及材料均較香港低，令香港紮作產品生意逐漸減少，很多香港人亦到內地購買紮作產品，港產紮作生意江河日下，「搵唔到食」自然有不少師傅轉行，入行亦更少了。

現時香港各區慶祝本地傳統節慶的活動減少或慶祝規模縮減，市民減少購買相關節慶用途的紮作品，導致本地紮作行業逐漸式微，現在主要是新界圍村居民喜歡舉辦各種節慶活動，這些人或宗教神廟會燒金銀衣紙、掛燈籠及做花炮，與圍村有關的客戶群佔整體生意幾成以上，他說：「如果這些客群都不再使用這些產品或不再舉辦節慶活動，紮作師傅的工作會愈來愈少，這個行業會消失得更快。」

成本高需貼錢製作

冒卓祺對製作花炮、花燈、金龍、醒獅等紮作品，可以說是全科能手，他表示程度上大部分紮作品定價和工時不成正比，若按照香港正常人工計算，很多產品定價甚至不足以抵消成本，例如做一個小型、可放在家中擺設的獅子頭需要約十天製作，每個售價約三四千元，攤分每日工資僅三四百元，時薪更是低於法定最低工資，「紮作師傅只能自己想辦法補貼，要做其他工作，或製作一些其他作品補貼收入或店舖開支。」

冒卓祺指出新入行的從業者很難單靠這門手藝來餬口，例如現在他的幾個徒弟在學手藝，年齡在30歲左右，但他們均有各

自的正職。

近年香港愈發關注及宣揚非遺項目及傳統文化，但冒卓祺認為除了宣傳推廣，亦要考慮有無新一代可以承接技藝，他認為香港長期受西方文化影響，在生活、飲食、衣着、節慶等方面都接受或喜歡西方文化，相比之下，熱愛傳統文化的人就不夠多。

冒卓祺認為要從教育層面改變這種思想，讓更多人熱愛中華傳統文化，使用傳統手藝製品，他舉例指中秋節，如果香港七百多萬人有一成人，即七十多萬人每人買一個燈籠，就需要七十多萬個燈籠，巨大的服務需求足以吸引更多人行入做紮作，「使用的人愈來愈多，行業自然興旺，但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使用的人少，工作機會少自然沒人願意入行。工作機會多，行業興旺，自然會有很多人參與。」

夥行家做推廣工作

為傳承紮作工藝，冒卓祺在2016年成立香港紮作業聯會，目的是推廣紮作技藝，幾年前獲得稅務局頒發慈善團體免稅牌照，希望能利用好這個牌照，在香港做更多推廣，他亦希望政府及社會有更多資源可以支持本地傳統紮作師這個團體，將非遺紮作技藝傳承下去。



冒卓祺希望政府及社會有更多資源可以支持本地傳統紮作師。

①「紮」工序是將已用刀削至合適厚度和寬度的幾條竹篾，互相搭建出想要的形狀及結構。

②「撲」工序是將已經裁定形狀和大小的砂紙，沿着竹架的形狀一步步、一點點黏貼上。



四步工序 穩打穩「紮」

③「寫」工序就需使用顏料上色，以及畫出需要的圖案、文字等。

④「裝」工序則是將需要組裝在紮作品上的組件，例如絨毛、金片、毛球等，為紮作品添上亮眼的裝飾。